



## 回家

□张柏华

“听然，在家吗？”正翻看《我的阿勒泰》的听然，突然听到院子里有人在喊自己。“是谁呢？我周末回老家，昨天晚上才回来的啊！”听然心里想着，连忙站起身，走出堂屋。她抬了抬眼镜，定睛一看，居然是和她一起长大的友顺。友顺站在阶沿条石上，右手还提着一只鸡。

“乖儿，听说你回来了，我就想着给你送点儿啥好。这不，媳妇说老母鸡营养丰富，我就捉了只过来，你自己杀来吃哈，这是自家养的。”友顺一边像长辈似的亲切地嘱咐着，一边递过他手里的鸡。

“什么情况？”听然一时错愕，不知所措。

友顺很小就失去了父母，跟着年迈的爷爷和继奶奶一起生活。俗话说：“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挑苦命人。”在友顺才十一二岁时，爷爷和继奶奶也相继离世。从此，友顺便成了孤儿，口粮由生产队供应。

那时，听然常和队里的孩子一起玩耍，看牛、放羊、打柴、割猪草……友顺是孩子群里最大的，也是最“皮实”的，一年四季都赤着脚，哪怕落雪上冻；他钻荆棘丛林时，一点不怕刺扎、刺挂。时间久了，他便练就了赤脚走山路如履平地的绝技。

友顺在山林里找寻八月瓜、五味子、羊奶子等野果子，或者掏鸟窝，都是一绝。他常常一边念着“口诀”，一边找寻。好些时候，当大家都垂头丧气时，他却像变戏法似地找来很多好东西，并把他的收获与大家一起分享。

此外，友顺嘴皮子利索，喜欢吹牛，真真假假。那时的听然和其他孩子一样，都是友顺的小跟班，个个都很佩服他，就像佩服电影里的主角一样。

友顺只读过三四年小学就再没上学了。而听然则不同，她父母一直送她读书，直到考上大学，跳出农门。从此，听然和友顺就像行走在两条平行线上，碰面的机会少之又少，以致很多年她都不知道友顺是怎么过的。

最近几年，听然的老家宝坪村和其他村寨一样，交通条件大为改善，出行变得十分便捷。过去，听然回老家，紧赶慢赶，也得花上整整一天，而且还要两头摸黑，而现在只需两个小时。随着回老家次数的增多，听然对友顺的近况，也就自然多了了解。而且，她每次回老家，一般都会抽时间去友顺那里走走、看看，家长里短地聊上几句。

“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的第二年，也就是听然老家所在街道成立的第二年，政府给友顺在公路边的撂荒地上建了几间砖瓦平房，扶持他搞起了养殖业。虽然那地方一两里内都无人烟，但友顺却整得很热闹，除了猪牛羊、鸡鸭鹅、好几条狗的欢叫外，他随时都把音响开得很响。可是，因为前年失火，友顺的养殖场损失惨重，这事也引起了村组干部和驻村书记的高度关注。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其间，村里的一名寡妇，经常前去帮助友顺打理养殖场。一来二往的，贫困、单身、55岁的友顺，不仅有了自己的事业，还成了家。去年上半年，一向热心、说话果断、做事麻利，成了养殖场老板的友顺，还被选举当上了村民小组组长。

听然前次回老家在收拾屋子时，准备把一些旧衣物、旧家具扔掉。隔壁的长辈说：“快别扔，喊友顺拖去养殖场用。”听然喊友顺来拖这些东西时，友顺不但不排斥，反而还很高兴。等友顺夫妻把东西搬上三轮车后，听然又塞给友顺妻子一把零钱，并对她说：“可不是我抠门，这是我身上全部的现金了。”

今天，友顺突然提着一只鸡来，真让听然百感交集。友顺本来比听然大不了几岁，但每次只要一碰面，他那声亲切的“乖儿”，总让听然倍感亲切和温暖。友顺说，是党的好政策让他走上了致富路，让家乡人民过上了幸福好日子。（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 村小操场看大戏

□唐筱毅

冬雪初至，霜气染白了村头的柴草垛，田地里的农活早收了尾，村庄便浸在难得的闲淡里。“晚饭后，村小学操场唱三晚大戏，《穆桂英挂帅》！”队长的广播在晒场上空炸开时，我正和表妹蹲在院角翻晒红薯干。话音未落，母亲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念叨着“得早点收工”，扛着锄头就往地里赶，父亲却偷偷朝我们挤眼：“先煮饭，爸去挑红薯，你们提前占座。”

午后的晒场热闹起来，戏帮的人踩着坑洼泥路，担来十几个大木箱，四角竖起木柱，扯上篷布，简陋的戏台就有了雏形。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旁边当“小监工”，趁师傅不注意就抢着递工具，队长挥着手驱赶：“去去去，晚上再来看！”我们却赖着不走，指尖早摸过了箱角露出的五彩戏服。戏台两侧挂起布帘，绣着“出将”“入相”，风一吹，布帘摆动，像在预告着另一个世界的开启。

天刚擦黑，我们扛着两条长凳往村小学跑，却发现前排最佳位置早已被占满。戏台旁的小贩支起摊子，烤玉米的焦香混着猪油糖的甜腻飘过来，我捏着空空的口袋，盯着红彤彤的猪油糖咽口水。母亲和几位婶子裹着厚棉袄赶来，怀里揣着塑料茶杯，我连忙把凳子往中间挪了挪，母亲笑着塞给我一把炒瓜子，热气从她掌心漫过来。

锣鼓声骤然响起时，戏场瞬间安静。“出将”帘一掀，花脸小丑翻着跟头登场，故意跌坐在戏台边，引得我们哄堂大笑，他却鲤鱼打挺起身作揖，惹得台下连声喝彩。当“穆桂英”披着战袍出现，她头戴金冠，左手捏着五颜六色的翎子，右手红缨枪一甩，全场顿时静了。她行着碎步绕台半圈，右脚轻轻一踢，红缨枪在空中转了两圈稳稳接住。“好！”台下的欢呼声差点盖过了锣鼓声。

## 花生在唱歌

□余敏

地坝里铺着一片花生，与从天而降的阳光一样，白得晃眼。

“妈妈，花生晒干了没有？我都快热死了。”

守在屋檐下，不时要走出阴凉的地方，去毒日头底下驱赶贪嘴的鸟儿，要么就得拿起竹耙翻花生，把它们翻来覆去地晒。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与劳动，这些只能饱个眼福的花生还不让尝一颗，能不热吗？

母亲似乎没有听出我的怨气，把一背猪草放下来，走到地坝边。她蹲下来抓起一把花生，在耳朵边摇了摇，立即回答我：“花生还没响籽，早得很。”

母亲对花生的分类有三种：刚从苗上摘下来的叫泥巴花生，在田间洗了个澡的称为湿花生，晒得干透了的那是响籽花生。反正不管哪一种，都不关我的口福。

接下来几天，花生不停地吸收阳光，把体内的水汽一点一点地蒸干。等它们成为响籽花生时，就可以归仓了。

我亲手把它们装进几个大麻袋里。装的过程中，花生一直在哗哗作响，像一曲欢快的歌谣。响籽花生的歌，是唱给谁听的呢？

我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拿起针线，一针一线地把麻袋口子缝起来。袋子缝得严严实实，同时也把我最后的一点希望也缝了进去。

母亲笑眯眯地把麻袋悬挂在房梁下，说是既可以防潮，还可以防老鼠。每天从房梁下经过，抬眼就可以看见那几袋花生。它们高高挂在头顶上，不声不响，闷在口袋里停止了歌唱，与我的心情遥遥相望。

一天，家里来了客人，久违的二姑坐了一天闷罐火车来到我家。母亲搭着楼梯爬到房梁边，将缝口袋的线拆开一条缝，装了一斗碗花生。

二姑满足地剥着花生壳，把粉红的籽一粒接一粒扔进嘴巴，“啪啪”的声音清脆悦耳。看见我站在门后探头探脑，她抓起一把花生朝我招手。母亲立即把我拖开：“娃子已经吃过了。”

每隔一段时间，选择某个赶场天，母亲就把麻袋放下来，装一背篋花生去赶集。母亲走一路，花生就在背上唱一路。母亲的心情想必也是快乐的，因为卖掉花



生，可以换回柴米油盐。又是一年春暖花开的季节，麻袋里的花生越来越少。母亲把剩下的花生全部倒进簸箕里，用眼睛掂量后说道：“这些刚好够做种子。”

于是，我慢慢知道了，响籽花生的歌，是唱给客人听的，是唱给厨房听的，是唱给种子听的。它什么时候才会唱给我听啊？

少年走在光阴下，离开家乡渐行渐远，花生的轨迹却依然是一成不变的循环，下种、收成、晾晒、归仓、售卖、下种……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母亲也离开家乡进了城，她却始终眷恋着老家的那片土地。

有一天，母亲喜滋滋地告诉我，经过长时间寻找，她发现了一块地，开辟出来种上了花生。

周末，我步行四里路，见到了母亲口中的“宝地”。城里的地寸土寸金，母亲在郊区的一座山脚下开垦出了一块“豆腐块”。

地块虽小，母亲的呵护却是认真的，每天都要徒步去她的庄稼地巡视。松土、浇水、除草、施肥，每一步都做得一丝不苟。

辛苦不说，还没几个收成。我理所当然地反对。

母亲却乐在其中，孜孜不倦地守护着庄稼开花结果。

一天，我下班回家，在门口碰到了母亲，她提着一个沉沉的袋子，眉飞色舞地说：“那块地收了20斤花生。”

“妈妈，你何必这样辛苦呢，想吃花生可以去买。”在物资丰富的年代，我的口腹之欲随时都能得到满足，小时候对花生的那种强烈期待感早就没有了。

“买的与自己种的能一样吗？妈妈知道，你很喜欢吃花生，以前家里条件不好……”

我不得不一怔。

“我拿到楼顶暴晒了几天，一直守着不让鸟儿来啄。已经响籽了，你听听。”母亲抓起一把花生，在我耳边摇得哗哗直响。

那一刻，我清楚地听到，花生在唱歌，是为我一个人而唱的歌。于是有一段躺在时光褶皱里的回响，在不经意间，猝不及防地抖落出来，铺成了一地再也回不去的年华。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



## 时光褶皱中的琥珀

□周绍杰

当第一片枫叶轻触窗棂，  
岁月于茶盏中凝结成琥珀般的澄澈光晕，  
我拂开泛黄的琴谱，任音符  
在暮色笼罩的藤椅上舒缓摇曳。

垂钓的竹竿浸染星辉，  
涟漪间游弋着青春未竟的诗行，  
钓起的非是游鱼，而是云霓斑驳的  
往昔记忆，在饵料沉浮中沉淀为醇香。

取景框收纳整片沧海，  
潮汐于镜头中凝固成琥珀的微光，  
快门声响惊破沉眠的蝶翼，  
翅尖飘散的金粉缀满旧日相框。

故交的笑语漫过藤架，  
紫砂壶嘴倾吐半阙温润的宋词，  
酒盏相碰时，月光碎作满地银鳞，  
微醺的何止金桂，更有那封  
未曾投递的信笺与未启封的远方。

将岁月纹路绣作藤蔓的脉络，  
任霜发飘散如芦荡清风，  
在孙儿明眸中播撒流萤的梦境，  
而我的笔锋仍饱蘸春色，  
于宣纸之上栽种永恒绚丽的虹霓。

无需追逐日暮的步履，  
且将年轮雕琢成向阳的姿态，  
当雁阵掠过绛色山峦，  
我伫立于时光的褶皱间含笑——  
方悟优雅原是文火慢煨的珍馐，  
而你我，皆是自身叙事中  
最从容的韵脚。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

## 九九消寒图

□李光辉

在数九寒天  
我没有宏伟大蓝图  
只有九九消寒图

我从抽屉里  
翻出一支毛笔来  
开始了涂鸦

可以涂梅花  
可以涂笔画  
也可以涂圆圈

涂到最后  
我图谋已久的春天  
便如期而至了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